

第四辑

# 广播界

BROADCAST WORLD

广播界  
论丛

论丛



2. 老广播工作者山文葆



1. 永远年轻的一群——少儿科的伙伴们



3. 音乐小天使——少儿广播合唱团在演出

# 目 录

## 广播界·第四辑

### [希望之星]

人才的摇篮

——上海电台少儿演播组纪实

戎雪芬 1

音乐小天使

——记上海少年儿童广播合唱团

李金声 13

掌上明珠

李德铭 20

孩子们自办《小主人之音》

欧阳湛 22

### [我爱少儿广播]

给孩子一片真情

郭 冰 26

少儿播音受益深

陈 醇 29

语言的抚爱

张 芝 31

一个真实的故事

金 琳 33

配音演员的“业余爱好”

刘广宁 35

我当“孩子王”

宋怀强 36

红绿灯前的趣事

杨存德 38

星星在闪烁

韦启昌 40

### [人物志]

阳光下灿烂的事业

——一位老广播工作者的足迹

阿 地 41

## [小儿科, 学问多]

诱惑冲撞热忱后的平静

——关于“小儿科”的断想

庄大伟 51

在“天方夜谭”中完善

——儿童编故事能力培养的潜在意义

张友珊 59

寻找走向幼儿心灵的中介通道

郭琪琪 63

听觉传播媒介与儿童心理操作之间的审美效应

班 马 68

广播艺术的小形式论

——答一位叫○的记者问

梅子涵 74

审美化的童心

——谈儿童广播剧的美学特色

花 建 77

儿童声乐教学点滴

朱均雄 82

少儿广播节目的社会学思考

刘海虎 86

少年儿童的挚友

刘海生 90

缘份

秦文君 92

## [业务研究]

科学地辨析广播属性

——兼评几种片面见解

高 宇 95

关于正面宣传的几点思考

陈足智 104

先进人物的宣传效应

施心超 112

记者要努力培养观察力

许 昕 120

结构与技巧

——现场报道浅谈之三

乐建强 127

文艺广播社会学导论

王琪森 132

照亮人们的心

——文学广播编辑手记

郭在精 137

谈谈戏曲录音剪辑

张 鸣 143

利弊相衡,相得益彰	
——关于广播剧的一场争论之我见	王小云 146
跨出摇篮的广播剧	瞿新华 151
配乐资料的听记技巧与电脑储存构想	杨树华 155

## [广播随笔]

“记者自选集”和“皮格马里翁效应”	许兴汉 169
编辑难得“信口开河”	施圣扬 171

## [灯下回想]

令人神往的地方	
——追忆在西藏高原遇见的奇景	徐正烈 176
也来凑趣	林霏开 189

[希望之星]

## 人才的摇篮

——上海电台少儿演播组纪实

戎雪芬

人的一生中，许多往事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忘，然而，有些事却是刻骨铭心，象珍珠般地在记忆的长河中闪闪发光，不会被时间的波浪所淹没。提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演播组，我眼前便会浮现出一张张童稚可爱的笑脸，一个个天真活泼的身影，唤起我亲切而遥远的回忆。

确实，对少儿演播组，我怀有特殊的感情。从筹备恢复开办之日起，我和它一起度过了十个春秋；从离开它至今，又倏忽十年过去了。二十年来，少儿演播组有很大的变化，它迎来一批又一批孩子，送走一批又一批成员。星移斗转，人事更迭，它始终象磁石般地吸引着孩子们的心，从少儿演播组出去的许多孩子已经成长起来，在不同的岗位上挑起了重担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。他们谈起少儿演播组时，总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老师的辛勤培育，回忆起童年时代一桩桩趣事，回忆起演播组对他们日后选择人生道路时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他们称少儿演播组是他们成长的摇篮。

少儿演播组的确是人才的摇篮！不久前，电台登出演播组招考启事，据说有成千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报考，长长的队伍，人头攒动，此情此景，我太熟悉了！它不由使我心潮起伏，感触万千！

“戎老师，办少儿演播组时你多大岁数？”有一次少儿组的梅梅这样问我。

“当时多大岁数？”我猛的一愣，接着脑子里的计算程序马上开动起来：“三十岁，哦，就和你现在一样大。”

梅梅的问话,把我的思绪引向二十年前。

1970年,“文革”开始后被迫停办的电台自办节目准备上马,其中较早上马的是少儿节目。我因此从文艺部被调到新闻部(当时少儿组隶属新闻部),从事少儿节目的筹备。一起的还有从干校回来的刘念曾同志,她是老“少儿”了。我俩根据工作需要,一面编选稿子,一面筹建少儿演播组和少儿合唱团。合唱团由刘念曾负责,(以后贺稚圭负责),我则负责演播组。记得71年夏天,通过招考,少儿演播组正式建立起来。那年利用暑期放假,先集中办学习班,请播音组高秀英同志进行语音训练,又请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演员胡文杰当辅导老师,教材是我选的一些朗读材料,如儿歌、诗、童话等。胡文杰老师教孩子们朗读,排练,一方面训练语言表达能力,另一方面录下来作为播出节目。以后每年暑期招收一批,送走一批,少数好的则留下来,作为演播组的基本成员。后来,因少儿节目播出量增大,我主要负责编辑,提供演播稿子及组织录音,参与演播组工作的,继而有钱敏、陈纓同志。

最早一批演播组成员中留下来作为“老队员”的,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人:张翎和胡玉麟。

我清楚地记得,张翎初来演播组时,年令最小,玲珑清秀,身穿一件洁白的连衣裙,象个可爱的小天使。老师们都喜欢她。她的语言基础好,嗓音甜润,很好学……上课时特别认真。那时期,文艺活动很少,有一次市里举行演出,指令我们演播组去一个小演员报幕。孩子中,当然首推张翎无疑。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经过老师一番辅导,稚气而又大方的风度,赢得场上不小的轰动,人们交口称赞这个“电台的小姑娘”。后来,她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外语系预备班,16岁时被公派到联邦德国留学,以后就在“德国之声”电台工作,主要从事华语广播,介绍中国的音乐、文化,去年她回上海,来电台见我,当年可爱的小天使,已经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多年未见,她显得有些腼腆,但眼里透出的是我熟悉的神韵:聪慧、秀美、坦诚、还是当年的小张翎!果然没谈多会,

她告诉我，虽然远在海外，但她想念电台，忘不了当年的老师，我的心顿时感到暖暖的。那天，她还闹了个笑话，上厕所时，她径直走进了三楼男厕所，一起的人大声惊叫，她这才狼狈地“逃”了出来。其实，她按照自己的记忆，保持着原来的习惯，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，电台已经有很大改变了。现在，她生活在遥远的莱茵河畔，但仍然思念故土，童年时代在黄浦江边电台少儿演播组的那段岁月，常唤起她温馨而甜蜜的回亿。

胡玉麟，原来是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学生。他吐词清晰、坚实，是个难得的男童声，理解力又强，和张翎一样，为电台少儿广播演播过不少节目。但是，小家伙顽皮得出奇，小圆脸蛋上那对大大的、爱挑剔的“牛”眼睛，至今使我难以忘怀。他总爱跳跳蹦蹦，打打闹闹，有时对女孩子也不那么客气。但在老师面前比较听话，批评他时态度也较好。记得有这么一个小插曲：当时有人曾贴大字报，说我器重胡玉麟是重才不重德，并且上纲上线，质问演播组贯彻的是什么路线？当时我很不以为然，我觉得十岁的男孩子头脸灵活，精力充沛，调皮捣蛋，这很自然，问题提不到这么高。事实也正如此，胡玉麟后来成长、成熟起来了，现在黄浦区公安局工作，以自己的辛劳保卫着人民的安宁。有时，他还到电台看望当年的老师。望着这个身穿公安制服的小伙子，听着他那热情而又礼貌的谈话，我是能在他脸上那对大眼睛上找到当年顽皮男孩子的影子。我心头漾起一阵快慰……

梅梅，现在已经颇有知名度了。她是电台“百灵鸟”节目主持人，许多小朋友亲切地叫她“梅梅姐姐”；她又主持“中学生热线电话”节目，众多的中学生把她引为挚友，向她诉说心里话；她的名字，经常出现在影视配音演员名单上。至今，她人生旅途的三分之二是在电台度过的。我看着她长大，讲起她来，我常常会习惯地说：“梅梅这孩子……”有人提醒我：“梅梅已经三十岁了，你还……”我不由大吃一惊：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啊！



梅梅是小儿演播组中唯一没有离开过电台的成员。她是第三批招考进来的。记得那是在1972年的暑假，电台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面积的招生。也许是由于当时文化生活实在贫乏，也许出于对电台的神秘感和向往，孩子们在老师及家长陪同下，纷纷前来报考。录取的人中有一个个头不高，但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小姑娘，她就是梅梅。

梅梅考进来时，刚读完小学二年级，和其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不一样，她穿着朴实，来电台上课，总挎着一个大书包，她的父亲早已去世，母亲在外地工作，从小与外公、外婆生活在一起。可能与这种生活经历有关，她很懂事，善解人意。排练节目空下来，别的孩子蜂涌而出，打打闹闹，她却打开大书包，坐在一边做功课。起初，梅梅并不起眼，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人们发现她不但语言标准，音色柔美，而且很有灵气，能很快领悟老师的意向，“小荷渐露尖尖角”，她以出色的演播，在同伴中逐步拔尖，成为演播组的“台柱”，接着，她又常到美影厂、电影译制厂去配音，小小年岁，人还没话筒高，已经是“玩”话筒的老手了。

梅梅在少儿演播组一直持续到中学毕业。中学毕业后，她参加了高考。当时，少儿组还要扩员，我们马上想到了她，如果能把她留在电台工作该多好啊！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，我和刘念曾赶到她家里去征询意见，听说能去电台工作，梅梅高兴极了，她表示情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。她的外公、外婆也很热情，说电台从小培养了她，能到电台工作，他们都支持。就这样，1980年，梅梅以中学毕业的学历到电台正式工作了。

梅梅的这一抉择，给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是喜还是忧呢？前几年随着文凭热、学历热的升温，无论在工资、职称等方面她都有点吃亏。有一次我问她：“当初没上大学，你后悔吗？”她说：“不后悔。”这是真心话，我相信。她热爱自己的工作，热爱语言配音，只要有好的节目，好的角色，总是全身心投入进去，那是她的世界，她愿为此奉献一生。“当然，没上大学，在接受知识层次上断了一档，我感到有种失落和遗憾。”这

也是她的真心话，我充分理解。别看她小巧娇柔，在学习上她有股子韧劲，绝不满足现状，她得用业余时间，修读北京广播学院函授班，硬是以出色的考分拿到了大学文凭。正是由于这股孜孜不倦的上进心，在业务领域里，梅梅这几年一步一个脚印，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和光彩。如今，她已进入而立之年，事业上也趋于成熟，以后，她会在电台放射出更璀璨的光华，把演播、配音提高到新的水平。

在《文汇报》上，常会看到“本报记者乐迪”的名字，他出稿量大，采写工业方面几条线的新闻。从他流畅生动的文笔和内容新鲜的报道中，可以看出他的热情、敏锐和辛勤。然而，人们却未必知道，他与电台有着不解之缘。乐迪原名乐逢之，现在是电台“娱乐总汇”节目的特约编辑，每周编三档稿件，又与梅梅合作，担任每周一档的“中学生热线电话”的编辑。撇开他在《文汇报》的本职工作不说，每周为电台编四档节目，这工作量也超乎寻常，然而他却游刃有余，以深知他的梅梅的话来说：“乐逢之的承受力极大，与这样的编辑合作，是最愉快的了。”

早在1972年，乐逢之和梅梅一起考进少儿演播组，小时候的他，给我的印象是个文静、白净的男孩，声音沙哑，但有特色。在孩子中，他变得有点老成，平时笑咪咪的，言语不多，没想到转眼间他已经长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，精力充沛，能言善辩，讲起话来滔滔不绝，在气质上和小时迥然不同，判若两人。他虽然不象梅梅那样在电台呆得那么长，但对电台充满感情。他说：“少儿演播组培养了我，长大了还派上了用场！”说这话时，他不无得意，不过并不夸张。他熟悉广播，编写的稿子口语化，使主持人十分顺心。他从小在电台长大，对电台的工作流程很熟悉，不但当编辑，还会合成制作节目，真是多面手，现在，他每周为电台编几档节目，报酬很低，但他却说：“我不是冲着钱来的，也不是冲着名来的，我热爱电台。”这确是他的肺腑之言。至今，他还珍藏着一个小本子，那是因他变嗓离开少儿演播组时，电台送给他的纪念品。十多年了，他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翻开它，看看上面老师的题词，回忆

自己与电台的不解之缘。

说起来，乐逢之与电台的缘份确实是怎么也割不断的。七十年代有一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要重新拍摄《万水千山》，张瑞芳同志到少儿演播组物色小演员，我们推荐了他和胡玉麟。乐逢之首先以形象好而被选中，谁知道事情又偏偏坏在他的形象上，原来他生就一副笑脸，怎么也演不出旧社会穷人家孩子的痛苦表情。不料，在电影厂呆了半年，他只好离开了，以后回来学习写作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参加上海市中学生作文竞赛时，他居然荣登榜首。《文汇报》为了培养他，把他送进复旦大学；他毕业后到报社工作，被派到《文汇报》广州办事处，独当一面。在《南方日报》上，他辟有专栏“阿拉看广州”，为此，受到广州市委书记的接见和鼓励。广州新闻界有吃早茶的习惯，一次吃早茶时，他与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认识了，谈起小时候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演播组，两人越谈越投机，台长索性请他到电台去帮搞节目。他当然一口答应。他搞的板块节目，颇有特色，深受听众欢迎。海南岛筹建电台时，他被选为六人筹备组成员之一，俨然成了广播界的要人，只是后来因计划有变，加上母亲盼他回沪，他才没有去海南。回到上海，他又回到童年时代哺育过他的地方。要说他与电台有“缘份”，可真一点也不假呀！

在上海台的早新闻节目中，经常出现方舟的名字。她音色圆润，优美醇厚，颇具大家风范，一听就知道曾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。方舟本名李蓓蓓，当初也是少儿演播组的成员。我还清楚记得她来自杨浦区，小时候长得大头大脑大眼睛，身体也比同龄的女孩高，但很腼腆，爱哭。“黄毛丫头十八变”，如今她已出落得娴静端庄，风度优雅了。她讲起少儿演播组，很有感情，即使是一件小事，哪怕是挨批评的事，也会引起美好的回忆。记得有一次排练演出节目，她因为个儿大，演儿歌表演中的一个老奶奶，头上还扎了块布，大家都觉得好笑，她自己也熬不住笑，胡文杰老师怎么说也不行，气得跑了出去。她只好赶上前去认错，可是排练进行时，她又忍不住笑场，看到胡文杰老师生气得向她瞪

眼睛，这才把笑吓了回去。类似这样的小事，都很清晰地留在她的记忆中。

李蓓蓓在少儿演播组呆的时间不很长，然而，少儿演播组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。中学毕业，她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，毕业后又分配到电台。她说：“如果小时候不参加少儿演播组，我也不会走上播音这条路。少儿演播组的活动，对我不仅是艺术上的熏陶，也是情操的陶冶，在我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起了很大的作用。”当她成为电台年青女播音员的时候，如果追寻她的成才之路，少儿演播组不正是起点么？

一天，一个圆脸，清秀的姑娘出现在我的面前：“戎老师，您还认得我吗？”我猛一愣，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，在记忆中搜寻着。我盯着眼前的圆脸，脑子里一个小圆脸蛋突现出来：“胡玉华！”是呀，怎么会忘记她呢，这个来自闸北区蕃瓜弄小学的“娃娃”。初到小儿演播组的时候，她一脸稚气，发声奶声奶气，大家都喊她“娃娃”。我竭力从她脸上分辨出当年的“娃娃”的影子，熟悉而又陌生，亲切而又遥远。

少儿演播组也影响着胡玉华的人生选择。她中学毕业后，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，对学龄前儿童的培养进行潜心研究。这个领域，在我国还是一片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处女地。也许因为她的“娃娃”时代曾在少儿演播组度过，她比一般人更能深刻体会对“娃娃”们进行培养教育的重要意义。她现在已经不是“娃娃”了，但仍把心血倾注在“娃娃”们的身上。她写了一本学龄前儿童朗读训练的专著，从教育理论、心理学和美学方面加以探讨，并对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作了科学归纳、概括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当我翻阅着她赠送给我的这本书时，闻着书页中散发出的油墨气息，我又想起“娃娃”和她的小伙伴们跟着胡文杰老师一字一句学习朗读的情景，她那别具一格的奶声奶气的声音，仿佛重又在我耳畔响起……

看过电视剧《镶玻璃的小伙子》和《花鸽子》的人，都会记得扮演男主角的演员吧，他塑造的荧屏形象那么朴实、厚道，不追求外部花

稍，而以人物内在的深沉的美给人以感染。他叫李晶冰，当初他是哪一年进少儿演播组的，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有一件事，我印象特别深，想起来宛若发生在昨天。那是正在考虑梅梅进电台工作的日子，忽然来了个电话，对方是陌生的口音，自称是李晶冰的母亲，她希望我配合做她儿子的思想工作，让他好好准备考大学。原来李晶冰中学毕业，不想参加高考，一门心思想来电台工作。他悄悄地给我们写信表述自己的迫切愿望，然而却没有勇气寄出。他的妈妈看到了这封信，深为担忧。李晶冰是个独子，父母都是同济大学的教师，他们希望儿子考理工科大学，以继承自己的事业，可儿子偏偏迷恋演播。高考将近，见儿子神色恍惚，不作准备，他们只得求助于电台老师了。电话之后又收到了他们的来信，爱子之心跃然纸上。我们看到深为感动。仔细分析了李晶冰的情况，觉得孩子对少儿演播组的感情固然可贵，但他音区狭，声音比较薄，发展前途不大，再说少儿组也不能同时进两个人。于是，本着对孩子的负责和爱护，我们去了他家，劝他振作精神，参加高考。以后进了大学还可以参加话剧团，有机会时也可以参加电台的业余演播。平时少言寡语的李晶冰低头，不吭声，从他那倔强的眼神中，我知道我们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并没起多大作用，他是那么执著、一心一意，而我实在爱莫能助，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那年儿童艺术剧院恰巧招考小演员，李晶冰报了名，而且居然考上了。我为他实现了夙愿而高兴。也许和小时候受过专门训练有关吧，在剧院几年中，艺术上大有长进。他的天赋条件并不理想，长得不俊气，人也瘦小，但他以特殊的艺术感受和才华，演了好几部戏。他淳朴的气质在演员中是值得另眼相看的。演《镶玻璃的小伙子》深入生活时，生活原型中那位大公无私、一心为顾客的小伙子已经去世了，老父亲见到李晶冰，老泪纵横，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，妹妹搂着他哭，都把他当成又活过来的亲人。李晶冰对电台的热爱是感人的，他的经历也说明孩子们对少儿演播组的感情是刻骨铭心的。听说，他现在到澳大利亚自费留学去了，不知他还能不能继续自己选定的事业？

梁正晖，在影视剧的配音中，经常可以见到他的名字。别看他现在还是上海大学商学院三年级的学生，可他配音的资格却很老了，一直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。记得他初进少儿演播组时，还刚上小学二年级，因为年纪小，每次都是由爸爸送来。他吐词清亮，干净，反应机敏，为电台录了不少节目。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美术片《哪吒闹海》、《龙子太郎》，就是由他配音的，那时他还不过是小学三、四年级的学生。现在他长大了，但哪吒、龙子太郎的声音形象却长久地保存着，使人难以忘怀。他选择的事业虽然和演播无关，但他一直和演播、配音关系密切，在这方面继续显露着才华。

幼苗破土而出，渐渐成长起来，开出艳丽的花朵，结出累累硕果，我们不能忘记辛勤浇灌、培育它们的园丁。提起少儿演播组一个个脱颖而出的人才，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胡文杰老师。

胡文杰现在是一级演员，从事儿童剧艺术已有几十年了。她在儿童剧表演上很有造诣，语言功底扎实，她在舞台上塑造的形象栩栩如生，有口皆碑。但是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电台，为少儿演播组，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。

自我把她请来电台起，至今已近二十年了。她教的孩子有多少，恐怕连她自己也无法计算。她教课认真，孩子们的朗诵、表演，都是一字一句、一招一式从她那里学来。近二十年来，不论赤日炎炎的酷暑，还是冰雪封地的严冬，不论寒风凛冽，还是暴雨倾盆，她的教学从不间断。1972年，在她怀孕期间，还挺着大肚子，挤公共汽车来教课。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：因为舞台演出，需要排练节目，缺少胡文杰的辅导，无论如何不行，可她刚生孩子不久，还在月子里，这真叫人为难极了。在去她家探望时，我提及此事，不料她毫不犹豫地：“把孩子们带到我家里来排练。”就这样，节目在她家里排好了，我们从心底里感激她，同时，也确实深感歉疚。

我常常想，胡文杰为的是什么呢？她得到了什么呢？为名吗？节目播出并不报她的名字，她常年累月做的工作不为人们所知。为利吗？前几年可以说完全尽义务，没有任何报酬，以后的报酬也相当微薄。从胡文杰身上，我看到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，一种对广播事业、文艺事业的热爱精神，一种对下一代的负责精神。我们的事业，多么需要这种精神啊！近二十年来，胡文杰从30多岁到50多岁，这是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刻。无情的岁月在她的额头刻下皱纹，在她的双鬓撒下了白霜。看到一个个幼苗长成了材，她既感到喜悦、欣慰，但也不无一种隐隐的失落。是呀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本是事物的发展规律，有更多的后起之秀超越老师、前辈，事业才会兴旺。可是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辛勤的园丁呢？在工作上、舆论上、政策上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？尤其是对那些事业上正蒸蒸日上的年轻朋友，我要说句心里话，无论何时，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老师啊！

除了胡文杰老师，少儿演播组在寒暑假假期里还一度请过赵真、郑毓芝、张芝、高秀英、卢智等担任教师，他们都作出了贡献。

有一次演出十分难忘。记得那是在1974年，由贺稚圭负责的电台少儿合唱团，由杨竹林负责的电台少儿乐队（这是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混合乐队），由我负责的电台少儿演播组，三套人马汇合在一起，拿出最好的节目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演出。全面工作由刘念曾负责，舞台总监督，是素以要求严格、对质量一丝不苟而闻名的贺稚圭。地点在现在的市府大礼堂。这次演出是辅导老师教学成果的一次检阅，也是孩子们才华的一次展现。电台自己组织演出，这是第一次，再加上当时文艺园地很萧条，演出数场，场场爆满，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，市、区少年宫叹为观止，称赞电台有水平。确实，和当时流行的小分队相比，演出水平大大高出于众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那次演出追求舞台整体效果，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。如演播组演出的诗表演《红旗一角的故事》，由梅梅领诵，舞台调度大，我们特意请了专业人员设计了灯光、幻灯，在朗诵到解放军横渡

长江时，荧幕上用幻灯打出红旗飘飘的景象，非常壮观；贺稚圭还精心选了音乐，当场播放配乐，孩子们随着音乐节奏在台上边朗诵边舞蹈，情景交融，气氛浓郁。直到现在，当年参加演出的乐逢之、梅梅还能熟练地吟出配乐的旋律。

这次演出之所以难忘，还因为一台戏，全是少儿组自己的节目，当时合唱团，乐队，演播组，就我们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张罗着，平时既要完成日常节目的播出，又要负责对孩子们的训练，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。然而，没有人斤斤计较，也没有人抱怨，大家都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想的是怎样把工作搞好，尽可能提高节目质量。也许，今天会有人认为这是“犯傻”、“观念陈旧”，但是，我们至今丝毫不懊悔，有时，当我们聚在一起时，还会神往地说起那次演出。

当我在办公室里修改这篇稿子的时候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声音：“李平吗？星期天能不能把你儿子李吟涛带来？有个角色想请他演。”打电话的是广播剧导演孔祥玉。她挂上电话，面带微笑地直夸李吟涛这个小家伙有灵气，显然，李平已经答应把儿子带来了。这使我想起到少儿演播组都有关系的一对父子。

李平，现在是我们电台经济台的记者，他小时候参加过少儿演播组，尽管他日后在别的方面显示出才能，但当时在演播方面确实平平常常，平常得连老师也记不起他来了。然而，他对演播的感情并未因此减弱。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李吟涛身上，儿子果然不负父望，小家伙聪颖过人，字也不认识，在话筒前从容自如，实在惹人喜爱。经过老师一段时间的辅导，小吟涛还没上学，就在全国广播故事大奖赛中荣获一等奖，在大人陪同下，还真的去北京领了奖。据说小小年纪，已经出了盒带，难怪李平要得意地说：儿子比老子有出息！

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，五、六十年代搞过少儿演播组工作的山文葆同志就跟我讲过不少姐妹、父女、母子都参加演播组的动人故事。

有一对姐妹都参加了少儿演播组，但他们的哥哥却没考取。这个



哥生下儿子后，始终不忘当年的志愿，当孩子长到报考年龄时，就把他送了来，结果被录取了，爸爸当年的遗憾弥补了，孩子的姑姑——那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姐妹兴奋地写来热情洋溢的信，孩子的祖母也写信来，说电台老师当年培养了自己的两个女儿，现在又培养小孙子，她由衷表示感谢。

科影厂的作曲邱悦，童年时参加过少儿合唱团和少儿演播组，后来，她的儿子也成了演播组的骨干，1979年，在电台建台三十周年的日子里，少儿组在五楼大会议厅举行联欢会，新老成员欢聚一堂，兴会空前，邱悦母子俩也携手前来参加，一时成为美谈……

为什么少儿演播组象磁石一样吸引着那么多人的心？为什么对演播的爱好会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？我觉得这里面有学问，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学问。

文章开头我说过，我离开少儿演播组已经十年了。这十年中，少儿演播组在成长着，在不断更新着。负责这一工作的同志仍然怀着巨大的热情，灌注着自己的心血。我相信，一批又一批新的、更优秀的人才，会从这摇篮中涌现了来，以后，当他回首童年岁月的时候，会觉得更加充实，更加五彩缤纷……